

姬傳先生
晚年定本

古文辭類纂

奏議類下編三

古文辭類卷二十三

蘇子瞻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

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蘇子瞻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已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

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漚漚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旣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憤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踊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其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勤，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

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閒而可入，有閒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閒，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眾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見，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獯者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勵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東坡策論其筆勢多取於莊子外篇

蘇子瞻策略五。

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泰山危而爲累卵，其閒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

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以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

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文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去而偃偃焉抱其空器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與信布之徒爭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眾其勢足以爲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定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於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歡凡在朝廷者皆有嘗試擠擻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疏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旣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

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人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游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恤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眾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於冗長此東坡少年體有未成處

按此篇立論極善而文不免

蘇子瞻決壅蔽。

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疾痛疴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真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

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是故不待使令而卒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官之眾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朝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以無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夫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鬻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辦。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遷冀州請於猛。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於纖悉莫不皆然。符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

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勵精省事莫如任人勵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者之多而謁者之眾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於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錢幣制於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課以定其黜陟而關與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於毫毛以繩郡縣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於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於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勵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蘇子瞻無沮善。

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甚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援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

門絕其塗也。天然故一介之賤吏閭閻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忿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常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所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而徐觀其所試之效使天下無必得之由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而可勉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與人以必得而絕之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閒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詞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

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蘇子瞻省費用。

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二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已以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已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眾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

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異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以三十年之通計。則可以九年無饑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蓄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如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榷。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武。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至於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

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思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祿賜之厚。徒兵之眾。其爲費豈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蘇子瞻蓄材用。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與。器械鈍弊而不足用與。抑爲城郭

不足守與。廩食不足給與。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鰥。蜎之所蟠。腓豚之所伏。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眾。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肯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惟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

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嚮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旣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蘇子瞻練軍實。

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眾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遊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閒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